

张波，一九五四年

生，辽宁省锦州市人。

著有长篇小说《平常人

家》，中篇小说集《白纸

船》，短篇小说集《太阳

方队》，长篇报告文学

《广州城外城》，报告文

学集《就业迪斯科》

等。

白 纸 船



白 纸 船

张 波

华艺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24 号

22099/02

白 纸 船

著 者: 张 波
出 版: 华艺出版社
发 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话 673675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1201 工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219 千字
印 张: 10.375
版 次: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书 号: ISBN7-80039-047-0/I·436
定 价: 11.50 元

(书中如有缺页, 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序

冯 牧

值此《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问世之际，华艺出版社的同志们希望我能说点什么。我想，为军事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对我这个“老兵”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我的比较青年的一段时光正是随着人民军队迅速成长壮大的足音匆匆走过。戎马倥偬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雄奇壮丽的、虽然平凡但也给人留下了或美好或严峻的人生印记的历史时刻。在那个年代，我和我周围的许多人都曾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讴歌这支可爱的人民军队和她所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祖国建设事业。其中不少我所熟识的同志此后都成为了卓有建树的军事文学最初的拓荒者。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几十年来，我一直对军事文学保留了一份独特的深深的情感。

如众所知，五、六十年代之交，我国的军事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大面积丰收的辉煌时期。一批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部队作家写出了一批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画卷的长篇小说，并以其激昂的旋律、饱满的情感和扎实的生活积累塑造了众多的英雄人物形象，赢得了极为广泛的读者。它们不仅标志着当

时军事文学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而且还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当时整个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准。这些作品虽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和历史进程所造成的思想局限性，但今天回想起他们当初的巨大影响来，仍然是令人激动和难以忘怀的。这些军事文学的拓荒者的业绩及其创造出来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传世之作，毫无疑问地将成为重要的篇章永远记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中。

但是尽管如此，凭心而论，纵向比较而论，军事文学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发展与繁荣却是在新时期中得以实现的。这不仅表现在创作队伍从量到质的大幅度的提高——一批老作家重振雄风，宝刀不老，笔耕不辍，精进不已；一批新人更后来居上，青胜于兰，给军事文学贯注了勃勃生机和逼人锐气，借用一位军旅评论家的话来概括，到80年代中期就已然形成了“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联手作战”的鼎盛格局。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另一方面——在反映军旅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表达技巧的多样和创新方面，都挣脱了许多羁绊与桎梏，较之五、六十年代有了不可比拟的革命性的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事文学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取代的组成部分。并为整个新时期文学的进步作出了令人钦敬的重要贡献，屈指算来，新时期军旅文学至今已走入了它的第15个年头。当此之际，华艺出版社以一种战略眼光和气魄隆重推出以活跃于这十余年间的一些作家作品为主体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我以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它既是对新时期

军事文学优秀成果的一次系统回顾，更是对老中青三代部队作家中坚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由此来看这一特色已十分明显，既有三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又包括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等主要文学样式。（说到文学评论，我不免要多说两句。由于评论“市场”小，目前所见到的各种“丛书”一般都少有收入“评论”者。因而华艺此举更见其不俗，一是编者动机不纯然为了“经济”效益；二是编者眼光独到，正如主编之一徐怀中所言：“不妨说军事文学批评与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称的‘两翼’格局，至少理论批评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翼。它对新时期军事文学进军所起到的呐喊鼓吹、推波助澜以至点拨引导的作用是谁也不能抹杀的。”）总之，这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在军事文学发展史上，称得上是一项创举，也是一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我相信，这一艰巨而繁难的创意与劳作是一定会得到回报的。

我说的“回报”决不仅仅是指的“经济效益”——虽然这在目前很重要，甚至被一些人夸大到了唯一价值尺度的高度。唯其如此，我才更加赞赏“大系”的选择。在商品经济成为当今的时代大潮之际，严肃的文学事业更需要严肃的出版家的理解与支持。“大系”的适时出版，从最切近的意义看，无疑将可能在稳定与激励军事文学创作队伍的军心和斗志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加速当前军事文学的艰难启动，从而早日走出人们所忧虑的“低谷”进入新的足以使一切有志向的作家们纵横驰骋的开阔地带。

不久前，我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讨论会上针对当今文人“下海”现象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与其下海，不如攀登”。在此，我想以一个部队的老兵和一个文学战线的老兵

的双重身份，重提一遍这个说法；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攀登军事文学的珠穆朗玛峰。并愿以此和一切有志于中国军事文学事业的朋友们共勉。

一九九三年八月于北京寓所

作 者 的 话

华艺出版社出了一套《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这事我听说过。但是，当这一幸运真的落到我头上的时候，老实说，我仍感到了几分意外。除了自忖搞了十多年文学创作的我还远谈不上“著名”之外，更主要的，是惊讶这年月还真的认真地出这种书的出版社？

看来确实有。

这对于久久地痴迷于文学的我、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安慰甚至是鼓舞。

说起来，这是我出版的第七本书了。不多，也不少。而时下的行市人人尽知——出书难，出书也不难；当作家难，当作家也不难。前提是你得有钱。有了钱，你可以一本又一本地出那些可以从出版社直接送进造纸厂的“书”，你也可以给永远贫困的作家协会捐个十万八万的然后换个作家协会会员证玩玩……。

难的是想当个真正的作家的人。难的是想写点真正的文学的人。

很讽刺是吧？可这偏偏是现实。

当然，现实与理想是一对永恒的矛盾。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越来越清醒了。前些天，游某风景区时见一处名为“如意洲”的景点，于是摆了姿式拍照，心里边却想的是稼轩先生的一句词：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等那照片洗出来，定是一脸的悲壮态便也是可想而知的了。从一边走路一边踢石头子儿，到时常感到不如意，这绝对是一个从内到外的老化过程。人，便是在这一过程中渐渐趋于宁静，趋于平和，趋于宽容的。

愤怒可以出诗人。但决不能出小说家。这也许是我的一种偏颇。

其实我们无可非议。因为，选择文学，是出于你个人的意愿，你其实是选择了一种活法，或者说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哪怕是在今天，文学仍然是一种美好的、浪漫的甚至是一种高尚的活法，对这一点，我从未有过动摇。生活是十分具体的，具体到每个人都有大致相同的规定动作，向前三周半也好，直体后空翻也好，你还能折腾到哪儿去？问题在于相同的生活经过每个人的处理便迥然不同了——在大街小巷里翻跟斗那叫耍把式，到体育馆的地毯上翻就成了艺术体操，您瞧这差哪儿去了？

文学，就是把跟头把式变成艺术体操的魔术师。

如此，还有什么可悔的呢？

感谢华艺出版社，对这些时至今日仍然选择了文学这种活法的傻瓜们伸出了理解和支持的手。

1994年6月 广州九重阁

目 录

兵回头.....	1
鸽子·鹁子	52
圣土	99
蓝天，那群鸽子.....	115
登高.....	127
旧帽.....	142
我所能想起的那个夜晚.....	152
白桦皮.....	167
白纸船.....	185
五 羊.....	235
特区不浪漫.....	284

想说话、不用客气、不吃、不喝……，她突然觉得这两个动作简直可以表达一个人的全部情感。点头，摇头，两个简单的动作，却把复杂万端的生活系统化了，类型化了，概括成如同电子计算机二进制语言一样干净利索而又可包容万物。她为自己这个发现感到有点兴奋，多么奇妙啊，原来一个人只要学会摇头和点头就可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可不是么？

“同志，喝水吗？”穿着蓝色制服的列车员在冲着她微笑。她一怔，又像是刚刚明白了似地摇摇头。这摇头的含义果然让列车员十分准确地理解了，便不再问她，转向了其他的旅客。这个列车员满不错的，开水送得勤，卫生打扫得勤，大约可以评上红旗车厢的。八号车厢，红旗车厢，列车员微笑着从列车长手中接过那面小红旗，那红旗已经不太鲜艳了，隐约有些污渍。其实这块小红布（也可能是金丝绒）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她曾亲眼看到列车长把它顺手丢在肮脏的餐桌上。可它一旦挂在车厢里，竟能使那位勤劳的列车员的脸上漾起欢乐，让那么多旅客为它使劲鼓掌，它能证明八号车厢是个了不起的车厢。八号，她挺喜欢这个数字的。前年的元月八号参的军，新兵训练完了分配到 08 机务站，她的话务值班代号是十八，连队女子篮球队里她是八号队员，连她的脚也是穿三十八码的鞋。她这一辈子怕是跟这个“八”有某种神秘的缘份。可供电站的姚站长却说这个数字不吉利，这位河南老乡整天嘻嘻哈哈的，口袋里总装着一副扑克牌，有空儿就拉住个人给人家算命。扑克牌被他玩得溜熟，洗牌时那一张张小纸片像中间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儿串着，她像拉手风琴似地把扑克牌拉来拉去。然后他就念念叨叨地，什么“心诚则灵”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一边念叨着，

一边将扑克牌一张一张地摆，渐渐摆成了一个金字塔的形状。这时他便认真起来了，一张一张地翻开，两张相加，凡能相加得十三的，就放到一边。如此这般，待到所有的扑克牌全部放到一边的时候，他就高兴地一拍额头，大叫“通了！通了！”然后，无比神秘地小声对你说：“你的命不错。”这时，本来对这套把戏抱着玩笑态度的人，也不由心头骤然一紧，觉着自己的命真的不错起来。姚站长让你抽出五张牌，按东南西北摆好，中间再放上一张，说是你的“主命”。见你摆好，他便两眼一闭，大呼大叫地说一些让人听了莫名其妙的话——“……天惶惶，地惶惶……南无阿弥陀佛……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八千里路云和月……朝辞白帝彩云间……正正得负，负负为正……”，有一次，她曾清清楚楚地听到一句“烤红薯啊，熟啦”。听得她目瞪口呆。她算了几次，好几次她的“主命”翻开一看都是八，红桃八，方块八，梅花八，黑桃八。“七上八下。八，不吉利”，姚站长这么解释。七上八下，八意味着下？下又意味着什么？走下坡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堕落？倒霉？……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吧。她笑笑，什么也不说。这一套把戏信则有，不信则无，几十张小纸片如何能将四十亿之众的人类命运全都包含了？“站长。你叫姚半仙算了。”她对姚站长开着玩笑。“半仙，半仙”。姚站长摇摇晃晃地走了。他算得准么？不知道。也许有点准吧，前几天刚算了她今年北方不顺，这不，眼下她不就复员回家了么？不就坐上了这北上的列车么？八。七上八下。此时，心里倒真是七上八下的。哼，姚半仙，姚站长。

“列车在本站停车两分钟。”一批旅客肩背手提地下车了，脸上现出一副“可熬到头了”的轻松表情。一批旅客肩扛手

提着涌进了车厢，一个个目光四顾，都显得那么机警，让他们干侦察兵大约都蛮合适的。一个姑娘在她身边坐下了，胸前有一块晶亮的东西晃得她眼睛疼。那是一枚舞蹈学院的校徽，这一块小牌子顿时使她觉得比对方矮了一截。她打量了一眼那个姑娘，大约十八九岁吧。十八九岁时的我在干什么呢？进机房，出机房，拔塞子，插塞子，上山查线，下山查线，在那个叫凤凰谷的山沟沟里。这个美丽的名字在民用地图上是不找不到的，它在通信部的全军通信网络枢纽图上是一个小小的黑点，像指甲盖儿那么大，而那张图却遮满了一面墙。然而这个黑点在现实中却是那么大，那狭长的谷底有一条不知从何处流来，又向何处淌去的小溪，夏天清澈见底，冬天水落石出，露出一片大大小小的黑石头。凤凰谷距县城七十余里，距最近的村落十五里。军用公路从那个村庄逶迤而来，尽头便是 08 机务站。一座小山头被两个工兵连用了三年时间给掏空了，于是，琴弦般的架空明线，黑蛇般的地下电缆便从这个山头向四面八方伸延开去。谁也不知道当年选择这个站址的人是怎么看到这凤凰谷的，在那时，还不可能有这条路。也真难为了他们，为了战备，为了保密，他们居然找到了这样一块与世隔绝的地方。对此，老兵们传下来一个笑话，说是当年选点的人是乘直升飞机来的，他们在天上转啊转啊，怎么也找不到一处理想的地方。后来，一位首长急了，说下去看看。飞机便落在一个山脊上了。那位首长一下来便匆匆跑到一个背人处小解。这时，他一眼看到了下面这条长长的狭谷，不由一拍大腿，说：“就是这吧！”……对这个传说许多人是不会信的，说这不是糟蹋人么？一定是瞎编的。她听过，也不信。“信则有，不信则无”，姚站长说着又

“是。”连长上下打量了她几眼，说：“你这名儿还不错。不像她们——”连长朝其他女兵一划拉，“不知道怎么起的名，都是瓶瓶（苹苹）罐罐的，真是。你到话务分队吧！”就这么着，乔慧因为她叫乔慧而被分配当了话务员。她怎么也没琢磨出乔慧这两个字与话务员有什么关系。“没关系。”连长躺在洁白的病床上，龇牙咧嘴地对她说。“连长你疼吗？”她一遍又一遍地问这句废话。“没关系。你这个笨……家伙，我不是给你讲了要领么？慌什么？”她“嚤嚤”地哭起来。“哭什么？没出息。”她立刻咬住了嘴唇，把眼泪和哭声都憋回去。病房里原来是这么一股味道啊，像不像手榴弹拉着导火索那股味儿？“啪”地一响，木把儿下面“滋滋”冒出白烟，她被这白烟吓坏了，赶快使劲朝前一扔。扔出手，向前看去，哪有手榴弹的影子？回头一看，手榴弹正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打旋呢。“趴下！”她看见连长像只豹子似地从一旁跳了出来，重重地压在她的身上。一、二、三、四、五……，一共十八块弹片，一个戴眼镜的医生让她数，“小同志，好危险哟。”医生一身雪白，除了那副黑边儿眼镜。腿上六片，脚跟五片，臀部六片，最后一片鬼晓得怎么拐了个弯，正正撞到连长的眉毛上方。十八块。那年她十八岁。她觉得，十八岁是长在连长的眉毛上的。连长的眉毛上从此有了一个小小的疤，连长啊！连长名叫吴斗争。这名挺有意思的，不知他要的是斗争，还是要无（吴）斗争。指导员对连长的名字，还有全连的名字都有研究。他没事儿就掏出花名册看，看了一遍又一遍。全连所有干部战士的籍贯、家庭住址、父母姓名什么的他统统倒背如流。他总说想到每个同志家中去访问一次，那样的话他就可以走遍全国。他设计了一个最佳路线，按这条路线走，他

